

四
音
反
身
錄
卷
三
四

四書反身錄卷三

論語

學而

論語一書。夫子之語錄也。開卷第一義。首標學字。以爲天下萬世倡。由是愚以之明。塞以之通。不肖以之賢。猶魚之於水。無一時一刻而可以離焉者也。離則人欲肆。而天理滅。不可以爲人矣。

夫學始於人心。關乎世運。治亂否泰。咸由於茲。故爲明善復初而學。則所存所發。莫非天理。處也有守。

出也有爲。生民蒙其利濟。而世運寧有不泰。爲辭章名利而學。則所存所發。莫非人欲。處也無守。出也無爲。生民毫無所賴。而世運寧有不否。是一心理欲消長之所由分。卽生民休戚世道安危之所由分也。

果孜孜明善復初。力到功深。天機舒暢。不期悅而自悅。方以類聚。聲應氣求。研理則共相闡發。行義則交爲切砥。進脩旣賴以不孤。墮吹簫和。爲斯世扶綱常。轉相導引。爲萬古存幾希。學脈又賴以光大。

悠悠天壤何樂如之。人之知不知於此。樂原無加損。夫何慍慍。則便是名根未斷。人欲猶雜。爲己爲人之分。正在於此。故近名終喪已。無欲自通神。因一士講學而時習一章。太息曰。學非辭章記誦之謂也。所以存心復性。以盡乎人道之當然也。其用功之實在證諸先覺。考諸古訓。尊所聞。行所知。而進脩之序。敬以爲之本。靜以爲之基。戒慎恐懼。涵養於未發之前。激神定志。致審於方發之際。察非幾之萌動。炳理欲之相乘。懲忿窒慾。遏惡擴善。無

所容乎人欲之私。而有以全夫天理之正。其見之外也。足容重。手容恭。頭容直。目容端。口容止。氣容肅。聲容靜。立容德。坐如尸。行如蟻。息有養。瞬有存。晝有爲。宵有得。動靜有考。程皆所以制乎外。以養其內也。內外交養。打成一片。始也勉強。久則自然。喜怒哀樂中節。視聽言動復禮。綱常倫理不虧。辭受取與不苟。造次顛沛一致。得失毀譽不動。生死患難如常。無入而不自得。如是則心存性復。不愧乎人道之宜。始可言學。

高彙旃云。馮子謂效先覺之所爲。說爲便不落空。曰。學覺也。覺以覺乎其固有。非覺先覺之固有也。然不效先覺之所爲。則覺亦未易言也。先覺所爲如堯之執中。舜之精一。禹之祇承。湯之以義制事。以禮制心。文之不聞亦式。不諫亦入。武之敬勝。怠義勝欲。周公之思兼。孔子之敏求。顏之愚。曾之魯。元公之主靜。二程之主敬。朱子之窮理致知。象山之先立乎其大。陽明之致良知。甘泉之隨處體認。皆是也。學者誠效其所爲。就資之所近而時習焉。則

覺矣。始也效先覺之所爲而求覺。終也覺吾心之
固有而爲已之所當爲。若自始至終。事事效先覺
之所爲。是義襲於外也。是行仁義。非由仁義也。所
爲雖善。終屬外入。又安能左右逢原。以稱自得哉。
孔門論學。惟務求仁。而仁莫先於孝弟。此處不敦。便
是不能盡人道。卽非所以爲人。有子此言。崇本尙
實。提出人無限良心。消卻人無限妄念。求仁莫近
焉。禮記稱有若平日之言。似夫子觀此可見。

孝經謂先王有至德要道。以順天下。民用和睦。上下

無怨體何闊深用何廣大而原本始於孝弟又謂
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事親孝
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卽所謂本
立而道生也此孝弟所以爲仁之本與

巧言令色不務本也故鮮仁

容貌辭氣德之符也苟非根心便是作僞作僞則心

喪

色莊見於應接巧言則不止應接凡著書立言苟不
本於躬行心得之餘縱闡盡道妙可法可傳俱是

巧言

曾子之三省。亦惟就日用應感易忽者。日一檢點耳。若謂整日念念省此。則是念念止繫於此。此外無復用心矣。恐不其然。

賢如曾子。猶日三省。若在吾人。資本中下。尤非曾子可比。千破萬綻。其所當省者。豈止於此。故必每日不論有事無事。自省此中能空淨不染乎。安閒恬定乎。脫洒無滯乎。視聽言動。能復禮乎。喜怒哀樂。能中節乎。綱常倫理。能不虧乎。辭受取予。能當可。

乎飲食男女能不苟乎富貴貧賤能一視乎得失
毀譽能不動乎造次顛沛能一致乎生死利害能
不懼乎習氣俗念能消除乎自察自審務要無入
而不自得纔是學問實際否則便是自欺

入孝出弟謹信愛眾親近好人此人道之要立身行
己之本弟子日用職分而教弟子者之先務也今
之教者不過督以口耳章句屬對作文朝夕之所
啓迪而鼓舞者惟是博名媒利之技蒙養弗端童
習而長安之以致固有之良日封日閉名利之念

漸萌漸熾。誦讀之勤。文藝之工。適足以長傲遂非。率意恣情。今須力反其弊。教子弟務遵此章從事。輔以孝經小學。童蒙須知。四禮翼。令其出入言動。是則是做。以盡其節目之詳。大本既立。夫然後肄習詩書六藝。則教不凌躐。庶成人有德。小子有造矣。

學所以敦倫也。倫苟弗敦。縱背誦五車。文工一世。徒增口耳之虛談。紙上之贅疣。在流俗雖曰有學。吾必謂之未學。倫紀誠敦。實行過人。在流俗雖曰未

學。吾必謂之學矣。

問學在敦倫固矣。然敦倫可遂不學乎。曰。學以學夫敦倫而敦倫乃所以爲學也。舍倫而言學則其學爲口耳章句之學。富貴利達之學。失其所以學。敦倫而不學。雖或至性過人。未必情文兼至。盡善盡美。是故好賢而不學。則無知人之明。所好未必賢。而眞賢未必好。卽所好果賢。而無學以濟之。色病未易識破。心地未易廓清。未必篤緇衣之好。奮思齊之勇。事親而不學。無由知力之當竭。卽知竭力。

而無學以濟之。唯竭力以養其口體。未必先意承
志。根心生色。假令怡怡祇奉。愛敬無歉。而不竭其
力於聖賢德業。行道顯親。亦未得爲能竭。事君而
不學。無由知身之當致。卽知致身而無學以濟之。
則不學無術。不足以匡君定國。康濟時艱。雖鞠躬
盡瘁。孜孜奉公。臨難殉節。不有其身。然而無補於
治亂安危。亦未得爲能致。交友而不學。則昧於慎
擇。易蹈比匪之傷。卽所交得人。而無學以濟之。亦
未必言其所當言。而信其所當信。甚矣學之不可

已也。學之如何。亦惟兢兢於數者之間。以求至乎其極。表裏克盡。巨細罔歉而已。曰。如是。則吳氏之言。亦不爲無見。曰。吳氏固爲有見。而以之致疑于夏實。未達于夏口氣。蓋抑揚其語。正所以折衷學問之實。令人知學之所以爲學。在此而不在彼。所重在此。所學卽在此。自此說出。而天下後世。人人曉然。知所從事。不至誤以口耳辭章之末了生平。其有補於綱常名教。非渺真學者之清夜鐘也。何流弊之可言。亦何至於廢學。

自後世豪傑不興。正學弗明。學者終身皇皇。亦知敏事。亦知慎言。亦知隆師親友。志非不篤。功非不密。用心非不專且虛。而卒不可與入聖賢之道者。其所從事者。非君子之學也。以其爲安與飽計也。故吾人今日之學。先要清楚此念。辨箇必爲君子之志。此志誠立。而後所敏爲君子之敏。原是敏吾性命。不容已之事。而初非有要於功利。慎爲君子之慎。原是慎吾樞機。躬恐不逮之言。而要非有心於三緘就有道而正。原是正吾學術。不容不辨之實。

而初非有意於聲氣。夫然而所學始爲道誼之學。所好始爲正大之好。其人始爲君子之人。

惟志不在安飽。其品格始定。志不在安飽。於道誼始專。處不爲安飽之圖。則出必不爲肥家之計。如此方爲君子。否則便是小人。

宋王曾鄉會試并殿試皆居首。賀者謂曰。士子連登三元。一生喫著不盡。曾正色答曰。曾生平志不在溫飽。其後立朝不苟。事業卓然。今人生平志在溫飽。是以居官多苟。事業無聞。甚至播惡遺臭。子孫

蒙羞諱言不敢認以爲祖。故人品定於所志。事業本乎生平。

吾人學非爲人。人之知不知。原於己無損。故不以此爲患。惟是人不易知。知人實難。我若不能窮理。知人則鑑衡昏昧。賢否莫辨。是非混淆。交人則不能親賢而遠佞。用人則不能進賢而屏奸。在一已關乎學術。在朝廷關乎治亂。雖欲不患得乎。

正直君子易知。邪曲小人難知。蓋正直君子。光明洞達。心事如青天白日。人所易見。邪曲小人。則文詐